



泰州文史资料

(戏曲资料专辑)

第四辑

88

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
文化局 台编

泰州文史资料第四辑

戏曲资料专辑

主 编 杨本义

副主编 叶德明

辑 著 诸祖仁 顾维俊

校 订 刘汉符 桂 平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序

泰州是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，经济发达，人文蔚兴。且自元末以来，七百年间，鲜遭兵乱，从而为戏曲艺术的发荣滋长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征诸文献，泰州戏曲，滥觞于宋，普及于明，鼎盛于清，赓扬于当代。明代神会社戏，遍及城乡，戏曲演出，进入嫁娶寿庆。清代仕宦之家，往往蓄有家乐。可考者，先后有六部之多。就中俞锦泉家的“昆部”，尤负盛名，总计成员一百余人，其规模之大，演出之多，技艺之精，独出冠时。同时，泰州戏剧作者辈出，佳作如林。仅仲振奎一人就创作了十五部，其中《红楼梦传奇》尤为引人注目，成为把《红楼梦》搬上戏曲舞台的第一人，在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康熙时，大戏曲家孔尚任治水南下，驻节泰州。访求遗逸，谱写新声，与俞锦泉时相过从，历时两年。终于完成了以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《桃花扇》初稿，在剧坛上传为佳话。清代末期，号称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的梅巧玲，以及形成世界三大戏剧艺术体系之一的一代宗师梅兰芳均籍隶泰州，为泰州戏剧史树立了丰碑，增添了异采。解放以还，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，泰州戏曲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。极盛时，有京、淮、扬三大剧团，且创作繁荣，作者众多，不少同志均有佳作问世，并多次获奖，从而蜚声艺苑。

综上所述，泰州戏剧源远流长，不论从演出活动，剧团

规模，戏剧创作，演出水平哪一方面看，均有突出成就，且有深远影响。但在旧社会，出于封建士大夫的偏见，往往被斥为淫词艳曲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官方史籍，避而不书，以致戏曲历史，湮没无闻，戏剧作家，名世绝少，在文艺史上，留下不少空白，实为一大憾事。诸祖仁、顾维俊两同志，有鉴于此，乃师钟嗣成作《录鬼簿》之遗意，广搜古籍，探隐钩沉，历时一载，编成《泰州戏曲资料》，分为：概述、清代剧作家及其作品、清代泰州家班、孔尚任与泰州、梅兰芳与泰州、票房剧团剧场、戏曲新著、杂志轶闻、戏曲文物及其它、泰州地方文献载外地戏曲资料等目，都六万余言。搜求既富，择别尤精，自足流传信史，沾溉后学。既已收入泰州文史资料，爰不揣谫陋，赘述数语，弁诸简端，以志其盛。

杨本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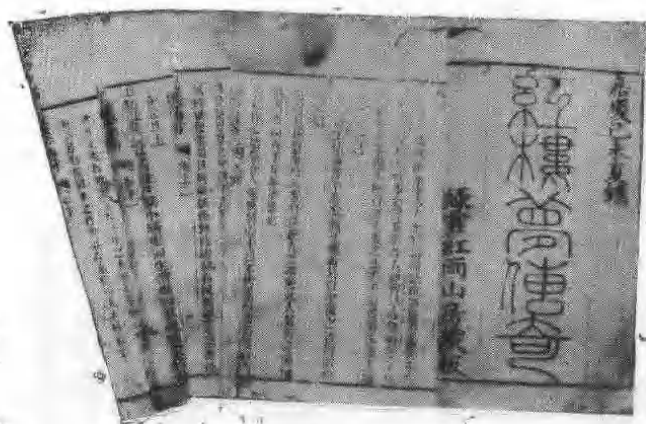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泰州



梅兰芳史料陈列馆



梅亭



紅樓夢傳奇書影

目 录

一、概述.....	(1)
二、清代泰州剧作家及其作品.....附录.....	(6)
三、清代泰州家班.....	(28)
四、孔尚任与泰州.....	(45)
五、梅兰芳与泰州.....	(57)
六、票房、剧团、剧场.....	(66)
七、戏曲新著.....	(75)
八、杂记轶闻.....	(85)
九、戏曲文物及其它.....	(92)
十、泰州地方文献载外地戏曲资料.....	(98)

封面题字：徐荫庭

摄 影：黄玉、梁学年、王新民、黄炳垣

插 图：吴骏圣

概 述

江苏泰州，为汉唐古郡，淮海名区，人文荟萃，物产丰饶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骆宾王所谓：“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”，足见当年泰州粮产之丰。泰州滨海临江，为里下河之门户，港汊纵横，舟楫便利，苏北物产，集散于此。加以地属平原，乏险可据，非兵家必争之处，故自明初以后，六百年鲜遭兵燹，人民得以安居乐业，经济因得繁荣。《道光泰州志》载：明洪武初年（1368），人丁122380人，至道光初年（1821），人丁已达1139251人（不含东台）在453年间，人口增长了九倍多，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泰州经济发展状况。

经济繁荣，必然带来了文化事业的兴盛。宋胡瑗讲学于兹，明王艮创派在此，柳敬亭名噪一时，吴嘉纪诗传千古。人才辈出，誉满神州。孔尚任所说：海陵纵横不过三百里，而诗人倍于十五国，足可证明。

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戏曲，在海陵古城，同样兴旺发达。有文字资料可考者，可上溯至宋代。宋海陵人周辉《清波别志》载：“世说州郡交符燕集，次伶官呈口号，有灾星去后福星来之句……”。则斯时已有伶人侑酒。然究始于何时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到了明代，泰州戏曲，更为普及。《庭闻州世说》载：“王鞠劬公（按即王相说，泰州人，明天启壬戌进士）谢楚藩归……行数年，值公六十寿……，先一

日，遣馆僮邀诸子至，则厅事内席三四设，每席四人，演戏文一部，大欢笑而散。”另据《崇禎泰州志·风俗》载：

“燕会：宾礼揖拜均上左，往时肴止数品，酒不过六七行，无论座客充庭，俱以一杯传送，谨将敬而已。今则觥筹无算，罗列盈前，且多用优伶，卜夜为乐，而相沿成习矣。继则侧弁叫号，略无绳检矣”。可知戏曲已进入民间婚娶寿诞庆贺活动，且相习成风。及至清代，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展，泰州戏曲活动，更是繁花似锦，百卉争艳，依据记载不完全统计，即有家庭乐部六家（待考者二家），俞锦泉家女昆部，人数众多，规模庞大，演出频繁，堪称全国之冠。同时剧作家辈出，可考者六人，待考者二人。剧著有三十部。其中仲振奎一人，即创作十五部，就全国来说，他可算是多产的作家了。仲氏且是写第一部《红楼梦传奇》的作者，在戏曲上的历史地位，是不可磨灭的。至于民间戏曲活动，神会、社戏，更遍及泰州城乡。《海陵竹枝词》有：“演戏当年谢火神，挨河架木戏台新，偶然一挤台倾倒，笑煞人人学滚尘。”连戏台都挤倒了，可见演戏之盛。

古城泰州，也许与戏曲特别有缘。即如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，为“泰州学派”传人罗汝芳之弟子（汤在《太平山房集选序》中有“余童子时，从明德夫子游”。明德夫子，即罗汝芳）。其创作思想，深受“泰州学派”影响，且曾身临泰州，赋有《海陵观徐神翁像》诗二首：

其一，
色尽神移看写生，
元都衫影照空明。
沧桑欲换题愁去，
一种神仙世上情。

其二， 撞像虚无画像新，
 掉头不识底伤神，
 千秋泪迹神光里，
 愁看人间罗刹人。

清代大戏曲家孔尚任，“出使三年，居海陵者强半”。他多次至俞锦泉家观剧，与冒襄、邓孝威等著名文人诗酒交游。戏曲名家，留踪迹于泰州，于当年泰州戏曲发展，自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清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的梅巧伶，根在泰州，旅外之后，百艺不习，专攻戏曲，当非偶然。一代宗师梅兰芳，克绍箕裘，誉满中外，更是泰州人民的骄傲。

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往往视戏曲为淫词艳曲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官方正史，避而不载。泰州现存的民国以前的七种地方志，除《崇禎泰州志》述及戏曲外，余均无所记。就是《崇禎泰州志》所载，亦属贬抑之词。著名戏曲作家仲振奎，《道光泰州志》中，有其小传，只记他“工诗法少陵，为文精深浩瀚，出入三苏”。而对他的戏曲创作，却只字不提。封建王朝，岂独蔑视戏曲，且横加禁止。据《海安考古录》载，道光十一年，泰州知州明令张榜：“禁止巫人及女巫高搭彩台，唱说酒曲，昼夜喧闹”。由此可知，古代戏曲活动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。至于有关戏曲史实，也只能在稗官野史，笔记小说等一类书中偶尔涉及，记载不详。因此，我们搜集这方面的资料，不免挂一漏万，自难反映当年泰州戏曲活动之全貌。

民国期间，全国战乱频繁，民生凋敝，泰州当亦受影响，然戏曲活动，并未绝迹，自1922年至1947年，泰州城区

先后建剧场七所，最早者为“半亩轩”，除剧场外，弇园茶社亦曾演戏曲。至若票友活动，亦常有之，抗日战争胜利，票友就曾组织庆祝演出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党和政府重视文艺，关心戏曲，制订了“推陈出新、百花齐放”的正确方针。于是戏曲事业，出现欣欣向荣气象。全国戏曲名家，纷纷来泰演出。诸如周信芳、荀慧生、唐韵笙、李如春、黄桂秋、高秀英、姚澄、筱文艳、王少舫、曹银弟等都曾莅泰，留迹舞台。戏曲大师梅兰芳为桑梓前辈，56年回乡演出更是万人空巷，盛况空前。而本地剧团发展，亦如雨后春笋，京、淮、扬、锡等五个少团，或先后建成，或同时树帜，拥有周少麟、齐啸云、王有春、陈德林、崔南笙、筱秀珍等著名演员。代表性的剧目京剧《姚期》、淮剧《水漫泗州》、扬剧《赶山塞海》等。剧场剧院，四十年间，先后有金城、人民、梅兰芳、海陵等处，座位多达4700个；场所设施，亦大改善，与建国前之简陋者，迥不相同。一九七三年，泰州成立了专业戏曲创作组，后改为剧目工作室，有专业创作人员三人，还有一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戏曲创作队伍，戏曲活动，可谓昌盛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先后创作了大型戏曲《没处到任》、《新婚礼葬》、《妻子的心》，以及独幕戏曲《小燕南归》等，作品声誉，影响及于省内外。《没处到任》一剧已列入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和《淮剧志》中。至于群众戏曲活动，更是百卉纷呈，群芳争艳。业余京剧队、淮剧队、扬剧队活动频繁，各剧种的业余爱好者遍及全市，仅业余京剧大奖赛一项活动，参加者就达百人之多，演唱颇有水平，深受省市专家赞赏，称赞泰州不愧是梅兰芳的家乡。

九州大地，一片春光，党的十三大，指引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，必将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。泰州戏曲事业，也必将在改革的大道上，更加绚丽多姿，兴旺发达。

清代泰州剧作家及其作品

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歧视戏曲，称为淫词艳曲。清乾隆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就不收戏曲作品。现存泰州方志八种，均未提及任何一个剧作家或剧著；甚至像仲振奎这样的剧作家，在《道光泰州志·文苑》中，虽有其小传，却不书其从事戏剧创作的活动。

方志既无徵，只能搜索笔记、诗文集集中所涉及的零星记载和现存的剧著，从而发现端倪。经查泰州地方文献，得清代剧作家六人，剧著二十一部。外有剧作家二人、剧著九部，尚待考证。即此所获资料，亦不能反映清代泰州剧作家及剧著之全貌。

六位剧作家中，四人为乾嘉时人，二人为咸同时人。为什么乾嘉时剧作家特别集中呢？这固与所谓乾嘉盛世，泰州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有关。而清初泰州官宦门第，喜蓄优伶，家班之多，阵容之大，突出冠时，名流过往，演出频繁，亦系促进戏曲活动兴旺之原因。当时家班，以俞锦泉家为最，骚人墨客，冒襄、孔尚任、邓孝威、黄仙裳等，荟萃于此，可谓盛极一时。这就对乾嘉时期的泰州剧著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加之乾嘉时出现了剧作家仲振奎，他一生剧著，可考者就有十五部，起了领衔的作用。其他三人，不是他的兄弟，就是他的文友。相与唱酬，共研词曲，推动了剧作的发展。道光以后，由于政治经济江河日下，剧作日衰。但在咸同期

间，泰州又出现了两位剧作家：汪宗沂写了《后缙紫》南曲一部，黄泾祥写了《珍珠曲》一部。此后，泰州剧著，几成绝响！

现将清代泰州剧作家生平及其剧著简述於后：

一、仲振奎

据《道光泰州志》载：“仲振奎，字春龙，号云涧。”别号红豆村樵、花史氏，生于乾隆十四年，卒年不详。但知他六十三岁时尚远游广东齐昌，似享高龄。《道光泰州志》说他：“工诗，法少陵，为文精深浩瀚，出入三苏，平生著作无体不有，而稿多散佚。”《海陵著述考》载有：《绿云红雨山房诗钞》、《绿云红雨山房文钞》、《脉约》等书，则属可考者。

仲氏出身于官宦家庭，其父名鹤庆，字品崇，号松岚，乾隆十四年进士，曾任四川大邑县知县。工诗善画兰（泰州志有传）。著有《蜀江日记》、《迨邈集古文》、《迨邈诗抄》。其姑母莲庆，号碧香素女，洪仁远室，著有《碧香女史遗草》一卷。其弟振履，亦有多种著作（详见下文）。妹振宜，字倚泉号萝云，崔尔封室，著有《倚泉女史遗草》。二妹振宣，字璠泉，号芝云。著有《璠泉女史遗草》。妻赵笈霞，字书云，甘泉赵廷煦女。著有《辟尘轩诗钞》。弟振猷妻洪湘兰，字畹云，仪征洪锡章女，著有《倚云阁遗草》。侄，貽勤，字受之，小字蓉宾，振履之子。神清性敏，髫龄即脱口成诗，随父于粤东染疾，垂危之际犹不绝吟哦，卒年仅十七。著有《蓉宾遗草》。仲氏一家，三代九人，均有著作传世。其中女性作家，竟有五人之多，就当时社会言，实属罕见。而学问成就最高者，当推仲振奎。

振奎才华出众，命途却多坎坷。科场失意，仅以监生终

其生。老父获罪，心境悲怆。家境萧条，生活维艰。他在悼亡诗中说：“嫁衣尽典供甘旨”“无复鹅膏同泪日”。诗下自注：：“乙巳予贫甚，邻馈鹅膏以燃灯，随燃随灭，两人泪涔涔下矣。”可见其清贫凄苦。更有甚者，中年亡女，老岁丧妻，膝下无儿，晚景凄凉。他在为其妻赵笈霞《辟尘轩诗钞》所作的序中，详记了丧妻亡女之不幸：“……而又无子，惟一女貽奎，颇聪慧，能吟七字诗，婉变膝下惟称意。既而赘官桐山。不三年而桐山天。书云痛婿怜女，泪无乾时。而貽奎又歿，书云思之，而又无孤子，尽瘁心力，精气遂大耗矣。丙寅春一病，及秋而逝。呜呼！命之不臧，失我珍偶。顾念此身，颓然已老，料今世也无以慰书云之痴心，且恐先秋而零，胜似草木，乃取其藏稿编辑之，并貽奎所吟诗，付之梓人。回忆就婚山右时，侍女捧砚索催妆诗，几如梦寐。而予之泪，又将何时霁矣！嘉庆丁卯九月云涧仲振奎撰。”仲氏的身世，与曹雪芹颇有相似之处。他改编的《红楼梦传》，当是有感而发。徐鸣珂在《研北花南吟草·吊云涧以感怀诗见示即次韵》中有句云：“文章半世无知已，只分红楼索解人。”邹熊《声玉山斋诗集·吊仲云涧》云：“造物何心诞此公，赋才八斗数偏穷。百家诗侣题襟遍，一代文人被褐中，淮海迹留鸿爪雪，京华魂断马头风，悲歌谱出红楼梦（有红楼梦传奇行世，葬花一曲自写牢骚）声泪交流一曲中。”处境类似，灵犀相通，发而为文，情感自同。

仲氏不仅读书破万卷，且行万里路，只可惜志大而命蹇耳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愿交天下有心士，不购人间易买书。”他一生潦倒，落魄穷愁，于是放荡于形骸之外，游历于名山大泽之中。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：“思量放浪江

湖去，七尺渔竿一钓矶。”他的足迹遍及江、浙、川、冀、豫、粤皖及两湖等地，历尽沧桑，饱受风霜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。

仲氏能文善诗，但其主要作品却是戏曲。剧著除《红楼梦传奇》外，还有十四种未见出版。清代著名学者、武进汤贻汾在《绿云红雨山房诗钞》序言中说：“……云洞所著乐府，概以红豆村樵署名，至今未梓者尚十四种，吴越纸贵，时无不知有红豆村樵者。”可见其影响之大。这十四种剧作是：《火齐环传奇》、《红襦温酒传奇》、《看花缘传奇》、《雪香楼传奇》、《卮字闾传奇》、《霏香梦传奇》、《香囊恨传奇》、《画三青传奇》、《风月断肠吟传奇》、《怜春阁传奇》、《后桃花扇传奇》、《懊情依传奇》、《牟尼恨传奇》、《水底鸳鸯传奇》。这十四种传奇，因未刊行，均已散佚，只能在《绿云红雨山房文钞》中见其序言（详见附录），至为可惜。

仲氏的《红楼梦传奇》，作于嘉庆二年底，成于嘉庆三年初。可见他文思敏捷，有倚马之才，故能一气呵成。他在《红楼梦传奇》的序言中说：“丁巳秋病，百余日始能扶杖起，珠编玉籍，概封尘网，而又孤闷无聊，遂以歌曲自娱，凡四十日而成此。”在这以前，乾隆五十七年秋，即《红楼梦》程甲本出版的第二年（发行的当年），他已写成《葬花》一折。在这部传奇序言的开头，他说：“壬子秋末，卧疾都门，得《红楼梦》于枕上读之，哀宝玉之痴心，伤黛玉之薄命，恶宝钗、袭人之阴险，而喜其书之缠绵悱恻，有手挥目送之妙也。同社刘君请为歌词，乃成《葬花》一折。”此折早于孔昭虔所写《葬花》四年（孔氏《葬花》写于庆嘉元

年，见阿英编《红楼梦戏曲集》首页）。由此可知，仲氏乃改编《红楼梦》小说为戏曲之第一人。

仲氏这部戏曲著作，颇具艺术感染力。他在序言中就曾
说：“成之日，挑灯澆酒，呼短童吹玉笛调之，幽怨呜咽，
座客有潸然沾襟者，”因此，该剧本很快就为伶所采，粉
墨登场。时在嘉庆七年。许兆桂《绛蕤秋》序言可以证之：

“……吾友仲云澗于衙斋暇日曾谱之，伶其奇。壬戌春，则
淮阴使者，已命小部，按拍于红氍毹上矣。”再从出版情况来
看，自嘉庆四年至光绪三年的八十年中，此剧至少出版过三
次。已知者有嘉庆四年绿云红雨山房刻本（泰州图书馆有
藏），同治十四年友于堂刻本（见西谛书目），光绪三年上
海印书屋排印本（见《海陵著述考》）。足证此书，不同凡
响。仲氏不仅是改编《红楼梦》为戏曲的第一人，也是将一
部长篇小说改编为全本戏曲的先驱者。拓荒当属艰难，然仲
氏深得其中三昧，可谓难能可贵。他在《红楼梦传奇》凡例
中写道：“红楼梦篇幅浩繁，事多人众，登场演戏，既不能
悉载其事，亦不能遍及其人，……此书不过传宝玉、黛玉、
晴雯之情而已。……有移彼事于此事，有移彼人之事于此
人者。……”这种见解是符合戏曲创作规律的。他在创作
实践中，也正是这样做的。他紧紧抓住宝黛爱情为主线，
并把“葬花”和“共读西厢”并为一折，使情节更为集中，
符合李渔主张的：“立主脑，斩头绪”之议。在思想性方面，
他把贾母作为鞭撻的主要对象。在他的笔下，史太君是造成
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，卓有见地。为突出贾母的凶恶
形象，剧本中用净角扮贾母，但不敷粉墨，亦可见其创作之
大胆。仲氏还精通音律，按谱填词，熟谙曲牌，情真意